

盾神



曹晋原 曹晋云 著

长城出版社

盾神



作者：陈冠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盾 神

長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盾神 / 曹晋原, 曹晋云著. — 北京: 长城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017-865-8

I. 盾… II. ①曹… ②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5819 号

策 划: 徐 华

责任编辑: 徐 华

责任校对: 张维城

封面设计: 刘 超

电脑制作: 长城出版社电脑室

书 名: 盾 神

著 者: 曹晋原 曹晋云

出 版: 长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993911 66817587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开 (140 × 203)

印 张: 11.8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0 册

ISBN 978-7-80017-865-8/Z · 756

定 价: 3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为长期英勇战斗在公安保卫战线上的忠诚卫士！

序

“盾神”，指的是一种精神，是给人民和社会造就安全之神。它的源泉来自于崇高的信仰，吸取科学、社会、人文等知识的精华，植根于民众，最终还原于民众。

本书之主人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他有幸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爆发过若干次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革命，但无一成功。而上世纪2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如同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华大地，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困苦的历程中找到了革命的指南和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坚信这一真理，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为什么这些农民、这些劳动者，这些“泥腿子”、“放羊娃”能用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呢？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的骨血中树立着、流淌着一种无坚不摧的精神。“盾神”仅只是这种精神的一个缩影。然而，这种精神在正确的理论指引下，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从而创造出人间奇迹。

作品通过描述人生和故事，自然和生动的体现这种精神的萌芽、滋生、成长及深刻的意义，完全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及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倾吐



了一代打江山并守卫江山的老公安、老刑警的心血与经验，
提请人们要树立社会安全 and 国家安全意识，努力为重新找回
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而共同奋斗。

2007 年 3 月

上 部



（一）

湛蓝的天空中点缀着几朵白云，远方湖泊的尽头，蜿蜒叠嶂的山峦像“睡美人”似的静静地躺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1983年，西南某空军机场。

一名身材高挑、匀称、年轻英俊的警官，搀扶着一位身着警服怀中紧捧着一盒骨灰的老夫人，缓缓从列队的军人和警察面前向停靠在机场中央的一架军用安—2型飞机走去。军人和警察手持白色、黄色的鲜花，庄严肃穆。舷梯下，老夫人凝重的目光紧紧盯着骨灰盒，颤抖的双手将骨灰盒递给了搀扶她的年轻警官。老夫人坚毅、但又带有一丝悲壮的说：“孩子——，去吧！去完成你父亲的遗愿！”飞机载着年轻警官和骨灰滑向跑道。

老夫人目送着急速腾空的飞机。列队的军人和警察向在蓝天中盘旋的飞机举手敬礼。

飞机上抛撒的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长期战斗在公安保卫战线的老同志的骨灰。他是一位从旧社会的放羊娃成长为新中国的破案专家，是一位长期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有着丰富经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1936年投身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地方部队直接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下，他亲自指挥破获许多重大案件，曾创下了几个年度连续破案率位居全国榜首，以破案率达99.9%的业绩向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曾多次受到公安部和上级的表彰奖励。“文革”时期，他受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但他立

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坚贞不渝的革命气节。粉碎“四人帮”后，他带着残疾和病痛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的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都留下了许多传奇色彩。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上，这一壮举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那崇高、博大的胸怀。

（二）

沁河水悠然地沿着山川，不知疲倦的缓缓向前流淌着。它像一位世纪老人，不停地记忆和描述着这里的一切，然而它又滋润、养育了一支炎黄留下的子孙。

太岳山东麓的沁源县，有一处村落叫琴峪村。民国初年有70—80户人家，以曹姓为主。据几辈人口传，早年间，曹姓人家是从山东迁移此地的。按史料《元和姓纂》推测，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曹国就建都于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又据《史记·楚世家》、《荀子》等史书记载，在中国姓氏中，曹姓乃一古老姓氏。

大概是祖辈们为了躲避战乱，不愿让外界打扰他们，因此选择了一个远离人世的穷乡僻壤栖身。这到颇有陶渊明小记《桃花源记》中所叙“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琴峪村却没有桃花源那般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琴峪村是个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贫瘠的山村，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与这里没有多大关系。多少年来，村民们依照自己形成的习俗，老实本份，胆小怕事地一代代喘息着，繁衍着。

外界没有人会去搭理他们，他们不愿，也没有能力去参与什么。他们不需要知道除了维持生计以外的任何事情。

可是，这一支炎黄留下的子孙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到同在一片国土上，中华大地已在颤动，时代已经变迁。1916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潮蕴蕴而生，千百年被封建意识束缚和奴役的中华大地渐渐苏醒，袁世凯称帝的黄粱梦随之而破灭。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不晓世事的琴峪村曹姓人家又新添了一个人丁。

(三)

秋风瑟瑟，炊烟渺渺，寂静的山村被一声婴啼打破。“拴金”问世了，他那超常响亮的哭啼仿佛要向大家传递着什么，证实着什么……。

拴金的父亲叫曹生智，据说曾任过几年村长，他同祖辈一样，忠厚纯朴。除了务农外，还是一个地道的山村工匠。他具有盖房、木匠、油漆、彩绘的本领及手艺。农闲时，在本村和邻村，利用手艺可挣回几文工钱，这在当时的山村里，可算得上是令人羡慕之人。

经媒人介绍，曹生智娶了邻村的裴氏为妻，生育了两女两男。女儿长大成人，自然要找婆家嫁人，儿子当然也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拴金在子女的排行中行三，在儿子中却为长子。山里的人穷怕了，总想在子孙的名子上寄予一些美好的希望，“拴金”之名也就是盼望着能将金银富贵拴在曹氏家族中。

善良的炎黄子孙，在那兵荒马乱、哀鸿遍野的年月，谈何富贵。唯一伴随他们的仅只是贫穷、落后。拴金3岁时，母亲病逝了，留下一弟弟又瘦又小，微弱的身子像一只可怜的



小猫，家里管他叫“毛孩儿”。由于家境贫寒，朝不保夕，曹生智只得忍痛将这可怜的小儿子送给了一远房亲戚去替人家当儿子。

为了活命，拴金只能自食其力。10岁的拴金去了村里一户姓郑的地主家放羊，每天拂晓将羊群赶到山里，天黑后又将羊群领回羊圈。地主每天清点一次，看看是否少了、伤了。地主每天给两三个土豆作为1天的食物，这点食物对一个半大小子来说，简直是不够塞牙缝的，更何况还要赶着羊群翻山越岭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夏秋季节，在山里可找一些野果、蘑菇一类的东西充饥，有时也能用一些土办法下套捉到山鸡什么的。但到了冬天，就只有挨饥受冻了。纷飞飘洒的雪花，覆盖了整个山野。此时北方，除了饥饿的人以外，山里还有饥饿的狼，羊群自然也就成了狼充饥而首选的目标。

有一次，几只凶残的狼围着羊群转来转去，羊群惊恐地哀嚎着，挤来挤去，乱得不可开交。拴金手持一条羊鞭，赶来赶去，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待把羊群赶回去后，地主一清点，少了1只。于是，一顿皮鞭落在拴金的身上，地主说：“小兔崽子，要找不回羊来，我打断你的腿。”拴金捂着身上的伤痛，强忍着两眼的泪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找不回来我用命顶！”说完转身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沉沉的黑夜，寒风夹杂着零乱的雪花漫天飞舞。山涧里，拴金一手持着火把，一手握着羊鞭，赤足踩着积雪，一步步顺着杂乱的印迹寻找着。他不时在地上用手量着、比较着，分辨着哪些是狼的脚印，哪些是羊的脚印。渐渐的羊的脚印没有了，而狼的脚印却越来越深了，这说明羊已受伤，是被狼叼、拖着走的。根据判断他选定了一个方向，迅速地向山洼里跑去。到达山洼底处，他发现前面有两点绿色的光亮来回

晃动着，拴金奋不顾身向前冲去，手中挥舞的羊鞭在空中爆发出“啪啪”的响声，清脆的鞭打声犹如枪声一样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愤怒的叫骂声好似炸雷那般震荡了空旷的山谷。他将浑身的怨气、仇恨一下子全都倾泄在这恶狼的身上，这是他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胆略。狼“嗷嗷”地嚎着往后退去，直到那贪婪、凶残的绿光渐渐被黑夜吞没。拴金收住了脚步，停下了手中挥舞的羊鞭。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微弱的“咩咩”声，借着火光，拴金终于找到了那只丢失的羊。羊已被狼咬伤，血印红了身边的雪，大概是因为羊太重，狼叼不动，才被及时赶到的拴金救下。拴金抱着受伤的羊回到村里时，打鸣的鸡已叫开了。

从此拴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凶恶的狼终归还是怕人的！

打这以后，拴金在村里开始受到人们的几分敬意。地主也感觉到拴金的确有几分机灵，于是交给了他一支火药枪，一来可以保护羊群，二来也可在山里打点野兔、山鸡等猎物。拴金背上了火药枪神气了许多，接着他又找来了一条猎狗和一只猎鹰。他通过放牧，每天观察着羊和狗及鹰的各种习性，可以说每只羊的肥瘦、毛色、习性他都了如指掌。而对于猎狗他似乎更感兴趣，他教猎狗一些动作，训练嗅找东西，驱赶羊群，猎鹰能帮他捕捉野兔、山鸡等猎物。从此猎狗和猎鹰成了他不离身的两位“朋友”。拴金善于动脑筋，爱观察事物，从中寻找共性和规律。他没有文化，不识字，无法去加以总结，但他确实悟出了一些哲理。当然，此时的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为了生存而积累的常识及本领对日后又意味着什么。

盛夏，满山葱绿，山风带着惬意的凉爽，一切显得生机盎然。一只山鸡扑打着翅膀落在了树枝上，“嘭”、“啪”几乎

同时两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山野，山鸡掉到了树下的草丛中。拴金快步跑到树旁，伸手去捡猎物，突然一支油黑闪亮的枪管压住了这只被打落的猎物。拴金抬头一看，“啊——”的一声退到一旁。持枪人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身穿一件黑色长衣，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的“怪人”。拴金思量着，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听老人说，鬼白天是看不见的，那他应该是个人。老辈人说过有“洋人”，“洋人”有的是红头发绿眼睛，有的是黄头发蓝眼睛，混身长着很长的毛。“洋人”有洋枪、洋炮，杀过“小刀会”，打过义和团，烧过慈禧太后的圆明园，厉害得很……。对，他是一个洋人，拴金果敢地认定了。

“喂——，过来！”洋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招呼着拴金。

拴金凝视着他，却止步不前。

洋人用枪管指着被打落在地上的猎物说：“你打的？”

拴金点了点头。

洋人伸出大拇指说：“好枪法，谁教你的？”

拴金稍微放松了一些答道：“没人教，自己练的。”

洋人耸了耸肩，笑了。他捡起山鸡扔给了拴金说：“战利品，拿去吧。”

拴金仔细一看，被打落的山鸡身上中了两枪，一前一后，拴金对洋人说：“有你一份，一人一半。”

洋人高兴地走过来说：“好主意，我赞成。你去找些干柴来，我们野餐。”

拴金显得有些理解他的意思，站在原地未动。

洋人迟疑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他一边比划，一边笑着说：“野餐，烧鸡，把鸡吃掉。”

拴金这才弄清了“野餐”的意思就是吃。

拴金迟疑着，“洋人”放下了猎枪，捡起地上的山鸡，迅速地撕扯着鸡毛。

拴金慢慢挪动着脚步，顺手捡着散落在地上的柴禾。“洋人”找来几块石头，垒成一个火塘，并用几根树枝架起一个支架，将撕掉毛的山鸡串在树枝上。拴金将柴禾堆放在火塘里，“洋人”从包里掏出一盒火柴，划燃后将火塘里的柴禾点燃。火焰“辟辟”“啪啪”地燃起，“洋人”认真地用手翻转着被烧烤的山鸡。渐渐地，被烧烤的山鸡浸出一层油，颜色开始变得焦黄。“洋人”从包中取出一个小玻璃瓶，打开瓶盖取出一些盐，慢慢撒在被烧烤的山鸡身上，一股股香味顺着飘舞的清烟萦绕在山间。

“洋人”严肃认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着手上的翻动，他咧开嘴“哈哈”地笑着说了声“OK”！

“洋人”从腰间抽出一把猎刀，割了一小块烤好的山鸡肉放到嘴里嚼了几下，点了点头说：“太好了。”然后握着鸡腿撕下一半递给了拴金。

拴金闻了闻，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洋人”递给他的山鸡肉。顷刻间，手中的山鸡肉就吃光了，拴金拿着吃剩下的一根鸡腿骨琢磨着，这山鸡怎么这么好吃呢，以前吃过的山鸡怎么就没有这个味道呢？

“洋人”细嚼慢咽地吃完后，又用嘴嘬了几下手指头问拴金：“好吃吗？”

拴金很干脆地答道：“好吃！”

“洋人”问拴金：“家住在什么地方？”

拴金回答：“山下琴峪。”

“洋人”抬头看了看天色，从怀中掏出一块金表，打开了看时间，然后起身背起包，拿起猎枪，一边用脚踩灭火塘里残留的余火，一边问拴金：“家里还有什么人？”

拴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洋人”家里的情况，于是他沉默不语。



“洋人”拍了拍拴金说：“愿意跟我走吗？去太原，然后乘火车、轮船去德国，好吗？”

拴金摇了摇头，慢慢向后退了几步，刚才放松的情绪，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辉映满了山岗。“洋人”歪着头，耸了耸肩说：“时间不早了，我要下山了，在这个地方认识你，非常高兴。”“洋人”拍了拍拴金的肩膀，注视着他的脸庞，发现他脑门中央有一个像似月牙般的疤痕，“洋人”用手摸了一下说：“怎么伤的？”拴金拨开他的手答：“饿时昏倒磕的。”“洋人”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洋人”转身往山下走了几步回过头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拴金答道：“姓曹，叫拴金。”

“洋人”生硬的重复念着：“曹一拴一金。”

“洋人”皱了皱眉头又问拴金：“是曹操，曹孟德的曹吗？”

拴金纳闷地点了点头，心里十分不解，怎么洋人还能知道曹操呢，曹操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人物，外国人怎么也会知道呢？

“喂——曹拴金，要想找我，就到太原天主教堂来。”“洋人”边走边回头的说着。

拴金站在山坡上突然朝着洋人问了一句：“你唤个什么名？”

“洋人”回过头来：“我叫……”“洋人”边走边侧着身向拴金挥了挥手，快步地沿着山涧小道走了。

拴金慢慢抬起手也朝着洋人挥了挥，但洋人到底叫个什么名字，拴金却一个字也没有听清楚。